

# 宗教学视野下的《列子》研究

——《子藏·道家部·列子卷》出版

方 勇

列子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思想为“贵虚”。《列子》八篇，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然班固所录，实为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所成《七略》基础上删改而成的，则刘向校书时当整理过《列子》。今传刘向所撰《列子书录》，世人多疑其为伪作。魏晋时期，张湛作《列子注》，他在序言中提及自己重新整理《列子》的经过，后人多疑今本《列子》为张湛或魏晋人所伪造。尽管对《列子》之争议至今不绝，但对此书进行研究整理之学者亦代不乏人。尤其《列子》被列入道教经典之后，使得此书更为世人所重。

作为一部道家著作，尽管《列子》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对它的全面研究。唐玄宗将《列子》列为道教经典，前人在道教层面对它做了深入研究；张湛在《列子注序》中称《列子》“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且张湛本人也有意识地借用佛学思想解读《列子》，后人亦不乏有以佛学思想研究《列子》者。因此，全面考察《列子》研究史，亦可见出道教与佛教发展演变之思想轨迹。

道教大约兴起于东汉末年，经魏晋融合与发展而渐成体系。李唐王朝以老子为祖先，定道教为国教。唐玄宗将庄子、文子、关尹子、列子先秦道家人物封为真人，位列老子之下，其书分别改称为经，并置博士，以老学思想解读道教经典。列子被封为“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真经》。卢重玄《列子注》是继张湛之后又一部《列子》研究著作。卢重玄以老学思想解读《列子》，最终归结于道教之修炼。

宋代道教继续发展。宋真宗时，加号列子为“冲虚至德真人”，其书改称《冲虚至德真经》，并命崇文院详加校勘，雕印流传。宋徽宗以帝王之尊，亲修道教法门，并注道经，明正统《道藏》中即收录其《道德真经义解》、《冲虚至德真经义解》、《西升经注》等著作。其所著《冲虚至德真经义解》，史著录八卷，《道藏》所收为六卷残本。宋徽宗解《列子》，基本上沿袭唐玄宗时风气，以老学为宗，其道教氛围更为浓厚。受徽宗影响，他的臣子范致虚、江通分别著有《列子注》与《冲虚至德真经解》。范致虚《列子注》不见单行本传世，吴师中为其所作序称“爰因摹刻，以广其传”，可知宋时曾有刻本。江通《冲虚至德真经解》，明正统《道藏》所收为二十卷本。范致虚与江通解《列子》，均沿袭徽宗思想，以老子为尊。此外尚有以理学解《列子》者，如宋林希逸《列子鬳斋口义》及明朱得之《列子通义》等。

魏晋之后，解读《列子》者多认为其与佛教有关，宋朱熹、明宋濂等亦每谓《列子》中杂有佛教思想，但他们并不曾从义理上作过详细阐释。真正运用佛教义理来解读《列子》，当为清末杨文会的《冲虚经发隐》，而稍后梁启超批点《列子》，更为具体地运用佛教思想解读《列子》。梁氏原稿今已不知去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罗复堪以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刊《二十二子》为底本，过录梁启超《列子》批语。民国学者张怀民《列子天瑞篇新义》以佛教大乘思想解读《列子·天瑞》篇，顾实为其书题词曰“微志愿回无量劫，藐躬堪任大把投艰”，道出其书之思想主旨。尽管《列子》并非佛学专著，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思想确实与佛教有相合之处，这一点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严灵峰辑成《无求备斋列子集成》初编、补编，其中亦收域外刻本，然于古人有关著作未能搜罗殆尽。2010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启动了《子藏》工程，旨在传承传统文化之精髓，振兴诸子学之研究。其第一批成果《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已于2011年12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列子》作为先秦道家著作，自然也在收录之列。《子藏·道家部·列子卷》为《子藏》工程第二批成果之一，已于2013年12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依据《子藏》“求全且精”之编纂原则，《列子卷》共收相关文献资料123种，可谓集《列子》研究资料之大成。杨朱为先秦道家代表，其学说曾风靡一时。《列子》专列《杨朱》一篇，载杨朱言事迹，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列子卷》亦辑得杨朱研究著作及选本20种附于卷末，以备学者检索。

所谓“全”，则是在总原则指导下，凡是符合收录原则之文献资料均不遗余力予以收录。以宋江通《冲虚至德真经解》为例，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为二十卷，与明正统《道藏》本所收卷数相同。而《四库全书》所收为八卷本，且四库馆臣认为焦竑所记有误。遍查文献记录，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刊四卷本《冲虚至德真经解》，将其与《四库全书》本对校，可知此四卷本为残卷。且《四库全书》所收之八卷本文字多有残缺之处，馆臣均予以标注。取四库本相关篇章与此四卷本相校，凡四库本字缺失之处，此本均不缺。据此而言，此四卷残本之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所谓“精”，则是在“全”之基础上甄别好坏，选择最佳之刻本。如张湛《列子注》，自敦煌写本以下多达数十种，最早刻本为黄丕烈所购得之北宋刻本。而自陈景元整理唐人殷敬顺《列子释文》之后，便有人将《释文》混入张湛《列子注》中，由此也形成了另外一种传本系统，现存最早之刻本为南宋刻本，这也是今存《列子》传本中最早的《释文》与张湛注的混排本，此后这一系统的《列子》传本均渊源于此。以后元、明、清各朝均有刻印，且其流传之广超过未混入《释文》之张湛注本。《列子卷》所收三种张湛注本，除北宋本外，还有《湖海楼丛书》本与铁华馆摹宋本。陈春《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校勘，以世德堂本《列子》为底本，校对北宋本《列子》，剔除殷敬顺《释文》，且对原文亦有校勘，诚为上善之本。而蒋凤藻所摹刻之宋本《列子》，虽为原书之摹刻本，但斯所刻之精美，与宋本相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是《列子》传本中不可多得之善本。此外，《列子卷》还收录了诸多名人批校本，如周星诒、黄丕烈、顾广圻、管礼耕、江德量、陆云士、章钰、翁廉、方惟一、蔡元培等人批校之《列子》。尤为可贵者，《列子卷》收得罗复堪过录梁启超批点本《列子》，直观反应了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其文献价值相当高。

《子藏·道家部·列子卷》集中了现在所能发现的所有《列子》与《列子》相关的文献资料，成为专家学者研究《列子》的资料宝库。相信这部丛书的编纂出版，一定会给学界研究《列子》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方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中国基督教区域史和事工史的新探索

### ——评《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

邓 杰

西方基督教一直在不断努力探寻着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最恰当的方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基督教传播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文字的传播了。通过发放出版物，基督教不但布道了基督信仰，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对我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和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陈建明教授新著《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sup>①</sup>以近代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华西地区的文字事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的发掘爬梳，使中国基督教会这一事工得以呈现。就传教区域而论，正如陈著所言，华西地区乃为传教意义上的相对空间区域，最初仅指四川。随着传教区域的进一步扩展，华西教区逐渐包括云贵川三省。而就出版物的发行范围而论，华西教区甚而还包括有藏、甘、陕部分区域。区域的划分，为该著论证的周延性起到了很好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基督教布道与教育事工做了大量研究，但对文字事工研究涉及较少。《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着重于该学术领域的知识拓荒。该著不但梳理了基督教在华西地区的传播路径，而且展现了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最重要的传播方式——文字事工。该著通过考察基督教在华西地区开展文字事工的目的、兴起和发展、出版机构的建立与运作、出版物的内容和发行模式，从而对该地区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问题、特点和社会影响作出分析和评价。

①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13年。